

UNDERSTANDING MARX:
IN "THE VIEW OF PRACTICAL"
HERMENEUTICS

李金辉◆著

理解马克思—— 在“实践的解釋学”视域内

UNDERSTANDING MARX:
IN "THE VIEW OF PRACTICAL"
HERMENEUTICS

UNDERSTANDING MARX:
IN “THE VIEW OF PRACTICAL”
HERMENEUTICS

李金辉 ◆ 著

理解马克思——
在“实践的解釋学”视域内

UNDERSTANDING MARX:
IN “THE VIEW OF PRACTICAL”
HERMENEUTICS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解马克思：在“实践的解释学”视域内 / 李金辉
著.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 - 7 - 81129 - 225 - 1

I. ①理… II. ①李… III. ①马克思主义—解释学—
研究 IV. ①A81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9173 号

责任编辑 刘剑刚 梁 秋
封面设计 张广东

理解马克思——在“实践的解释学”视域内
李金辉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 - 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80 × 7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225 - 1	

定 价 29.8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欢迎访问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网站：www.hljupress.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理解马克思的结构主义理论模式	28
第一节 结构主义方法的兴起	28
一、结构主义的历史沿革及其分类	28
二、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范式转换	31
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	34
第二节 理解马克思的结构主义理论模式	36
一、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人道主义”	37
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对立	47
第三节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和理论局限	49
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	49
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性	52
第四节 “实践的解释学”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超越	56
一、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困境及其超越	56
二、马克思思想中的结构分析方法及“实践的解释学”对 结构主义的超越	60

2 理解马克思——在“实践的解释学”视域内

第二章 理解马克思的总体性理论模式	69
第一节 总体性理论的兴起和基本理论特征	70
一、总体性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70
二、总体性理论的基本特征	72
第二节 理解马克思的总体性理论模式的几种类型	74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74
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总体性的反思	81
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的反思	86
第三节 总体性解释模式的特点、意义及缺陷	90
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总体性解释模式的历史意识和批判意识	90
二、启蒙的辩证法对总体性解释模式的批判和反思	93
第四节 马克思的“总体性”范畴及其对总体性理论模式的超越	97
一、马克思的“具体总体性”范畴	97
二、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历史生成	100
三、“实践的解释学”对理解马克思的总体性理论模式的超越	106
第三章 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模式	111
第一节 意识形态概念演变的历史及其三种理解	112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历史	112
二、意识形态概念的三种不同理解	115
第二节 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类型	118
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作为“权力解释学”的意识形态批判	118
二、作为文化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123

三、作为话语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理论	129
四、走出“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空间	133
第三节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实践的解释学”的关联	141
一、意识形态批判的解释学视角	141
二、“实践的解释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特征	146
第四章 “实践的解释学”的基本理论	149
第一节 走向“实践的解释学”的解释学理论	150
一、方法论的解释学还是本体论的解释学	150
二、历史的解释学还是批判的解释学	154
三、“实践的解释学”的双重超越:隶属性和疏异性的统一	165
第二节 “实践的解释学”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	172
一、“实践的解释学”不是什么	172
二、“实践的解释学”是对理论和实践进行“双重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176
三、“实践的解释学”的理论优势	179
第三节 马克思的文本中“实践的解释学”思想	180
一、马克思文本中的“实践”的观点	181
二、马克思文本中的“解释学循环”思想	184
第五章 理解马克思:“实践的解释学”视域内的深层解读	187
第一节 解读马克思的两种理论范式:从“科学的”说明到“解释学”的理解	187
一、从“说明”马克思到“理解”马克思	190
二、理解马克思三重内涵:理解、解释与应用的统一	193

4 理解马克思——在“实践的解释学”视域内

第二节 20 世纪马克思解读模式分化的方法论反思	196
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启示	197
二、“回到马克思”之方法论批判	202
三、“走出马克思”之惑：后现代解释学的方法论反思	207
四、“实践的解释学”的理解：在“回到马克思”和“走出马克思”之间	210
五、理解马克思文本的方法论原则	216
第三节 “实践的解释学”视域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提供了什么	222
一、“实践的解释学”视域内的马克思唯物史观	222
二、“实践的解释学”视域内的马克思哲学	224
三、马克思的理论是总体性的“批判理论”	230
结论	233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7

绪 论

理解马克思,是当下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马克思精神的流传和现实影响主要是通过其身后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进行的,这些学说的生命力决定着马克思思想的时代命运。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对马克思的理解出现了不同的解释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马克思就成了一个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不仅如此,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更是提出了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断言,“经验主义者把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把苏东剧变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失败;教条主义者则根本否认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①。悲观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

果真如此吗?还是如麦克莱伦所说:“苏联本身就是一种偏离了正常轨道的非常态。因此,1989 年及其后续的年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无非是继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制造的迂回路线之后,对历史的一

^① 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东方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72 页。

2 理解马克思——在“实践的解释学”视域内

种复归,回复到马克思业已划定的轨道上来。”^① 不管如何看待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挑战却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的论者提出了从“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马克思”的口号,因为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挪用了马克思、修正了马克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说明了马克思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复仇”。(德塞语)

总之,人们开始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关系。其实,这种反思一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每当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就会受到批判性的反思。这种反思要求我们不断地“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并解决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因此“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理解马克思无疑是现实的要求和理论发展的需要。

理解马克思,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方法论反思;二是对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框架和核心理论命题的重新认识和解读。本文侧重于第一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精神给出我们的理解。

理解马克思首先要依据解释学方法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进而确定马克思的本真精神。解释学的方法首先主张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文本研究,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定位、分期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区分手

^①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②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稿(完成稿和未完成稿)、笔记、著作(马克思生前出版的和逝世后由别人出版的)和书信等,尝试建立理解马克思的整体性的“文本群”。进而在这些“文本群”中区分“显性文本”和“隐性文本”,建立“显性文本”和“隐性文本”之间的“解释学循环”。

其次,解释学更注重对马克思思想作实践境遇(解释学境遇)的研究,实践境遇的研究决定了文本研究。实践境遇的研究决定了“文本群”中哪些文本析出为“显性”的,哪些“退隐”成为“隐性”的。“显性”和“隐性”的区分是历史的、相对的,“显性文本”随着现实实践境遇的变化也要“退隐”成为“隐性文本”,反之亦然。文本不能被绝对化为“成熟的文本”和“不成熟的文本”或“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文本之间的对立。文本研究不能脱离实践境遇研究,实践境遇研究决定了文本的“显”和“隐”之分,决定了文本的“出场”和“缺场”。它使文本从“历史”进入“当下”,成为同现实实践活动不可分离的“活文本”,使文本成为敞开的、生成的、解释学的“实践—文本”。相反,那些与实践研究无关的或关系不大的文本则“退隐”为“隐性文本”,作为“显性文本”的背景而存在。当然,随着实践境遇的改变,“隐性文本”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显性文本”。

实践境遇研究也离不开文本研究,必须以文本研究为基础。文本是某种程度上的“隐性现实”和“可能形式”,文本在某种程度上“规范”着实践,实践已经潜在地“文本化”了。在此意义上,实践境遇研究也就是文本研究,是“文本化”的实践的研究。当然,也存在不能被“文本化”的实践境遇研究,这种实践境遇研究可看做是文本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它是文本研究的延伸和动力。这种实践境遇研究是扩大了“文本研究”。

理解马克思的方法论研究要求我们建立文本研究和实践境遇研究之间的“解释学循环”,建立实践解释学的观点,在二者之间保持必

要的张力。为此,我们要反对脱离现实实践境遇的“纯粹的”文本研究,这种研究很容易陷入西方“马克思学”的陷阱,将马克思本真思想的研究同其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研究割裂开来,进而寻求“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的思想。同时,我们也要反对脱离文本研究的实践境遇研究。这种研究离开马克思的文本,“幽灵”式地援引马克思的思想,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不是在理解马克思而是在“消解马克思”。我们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理解马克思的本真精神,在马克思本真精神之光的“烛照”下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运动,建立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我们反对割裂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寻求“本真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理解方式以及将马克思精神幽灵化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

理解马克思包含着从马克思主义回到“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的“回到马克思”的论文本研究过程,也包括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走进当代”的现实实践研究过程。文本研究有助于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重新确立理解马克思的“文本学依据”,区分马克思主义和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反马克思的伪马克思主义。现实实践境遇研究有助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造性地开放马克思的文本,发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反对对马克思的教条化理解,有助于凸显马克思文本群中符合时代精神的“显性文本”,进行深入的文本研究,彰显马克思思想中的时代意蕴,这才是理解马克思的本意。

一、马克思思想述要

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历史地呈现出来的“多元统一”的整体,它的多元性体现在理论主题的多样性、思想内涵的历史差异性上。它的统

一性体现在整体精神的一致性上: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批判和对人的解放与自由的关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可以分为早期思想、中期思想和晚年思想。早期思想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表现为对人的异化问题、人的解放等主题的关注。中期思想集中体现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及马克思为《资本论》的出版作准备而撰写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当中,主要表现为对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阐述和深化。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晚年所撰写的一系列的人类学笔记当中,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独特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跳跃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种划分显示了马克思思想的多面性和主题的多样性,但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的不同时期的思想、不同主题之间没有联系或“不可通约”,甚至认为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我们必须从整体上,从较大的历史尺度上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统一性。总的来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统摄”马克思不同时期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红线”,只不过实践概念在不同时期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在早期,马克思关注的是哲学实践,关注实践的“本体论”和“生存论”含义;在中期,马克思关注的是经济学实践,关注实践的“现实”内涵;在晚年,马克思关注的是人类学实践,关注实践的“人类学”内涵。实践的这些含义被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分别加以发挥,形成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理解。这些理解都割裂了实践的“总体性”,或者将总体性等同于“主体的同一性”或等同于“客体的同一性”,没有看到这些不同形式的“总体性”都是人的总体性实践的历史地表达,这些具体的实践形式必须通过总体性实践来得到理解,而人的总体性实践本身也要通过这些具体实践形式来得到解释。因此,对马克思的不同时期思想的统一把握要通过实践以及对实践本身的解释来进行,而这

正是“实践的解释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既要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入手来历史地进行,又要从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的阐释中来理解。马克思许多思想的系统化工作以及马克思逝世后遗著的整理和出版工作都是由恩格斯来主持进行的。恩格斯的思想总的来说和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以对现存世界的无情批判为手段,达到使整个人类获得解放的目的。但这并不否认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以“潜在的”方式存在的,但并不是不重要的,因为它导致了以后人们对马克思理解的分化和 20 世纪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格局。

对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差别,哈贝马斯有清晰的说明。同马克思相比,“一方面,恩格斯相信的是理性较少的哲学思想,因为他不再用实现一种预想的理性世界的实践观来观察哲学,而是用科学代替哲学的实证主义来观察哲学。……另一方面,恩格斯比青年马克思更相信哲学,因为他想用哲学的基本原理去补充科学”^①。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悉尼·胡克也认为,正是“恩格斯使下面这种观念得到了最终的流行,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构成一种以一般的科学理论为其例证的那类假定—推理体系,而不是革命批判方法的一种例证。恩格斯在这样做的时候,就没有能够发挥马克思的关于‘商品拜物教’学说的主要社会逻辑和实践的含意”^②。此外,“在哲学中,也发生了一种从马克思的自然主义的能动主义,到算作为辩证的、在实际上则是机械的简单化的唯物主义的相应变化”^③。在这种变化中,胡克认为恩格斯难辞其咎。

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6~47 页。

② [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 页。

③ [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 页。

我们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差别主要体现为哲学观的不同。马克思哲学观是实践的、批判的,恩格斯的哲学观是科学的、实证的。马克思的关注中心是“人类实践总体,他只是在劳动的对象化的意义上才谈论自然;恩格斯则强调以自然为总体,推导出适合自然、社会和思维等一切领域的普遍规律”^①。马克思更多地强调“人类实践本身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力量,把经济必然性对人的统治视作应当扬弃的异化状态而不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恩格斯则受当时实证化思潮的影响,把人类历史进程更多地理解为类似于自然进程的合乎规律的演进”^②。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日后批判的、人道的马克思和科学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导致了日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导致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格局的分化。

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的差异导致了20世纪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解释模式的多样化,按照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彼得洛维奇的概括,这些解释模式可以归结为四种:

第一种: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具有科学基础的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坚持这种理解,他们将马克思的理论理解为一种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由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种解释模式否认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理论。

第二种: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具有哲学—科学基础的共产主义。这里科学的哲学就是指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组成的“科学的世界观”。这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所阐述的马克

① 《衣俊卿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② 《衣俊卿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思主义。它的本质特征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哲学基础——自然辩证法。

第三种：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第四种：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和革命的人道主义。

这四种模式中,彼得洛维奇认为,前两种都以恩格斯的阐发为前提,并不符合马克思原意;后两者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① 因此,应该回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沿着实践哲学和革命思想发展马克思的思想。不管彼得洛维奇的概括是否合理,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马克思的思想至少可以区分出两种模式:“批判”的人道主义模式和“实证”的科学主义模式。这种区分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马克思学家阿尔温·古尔德纳为代表,他在《两种马克思主义》中明确区分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改良主义的,它倾向于渐进主义甚至议会主义,它是建立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新兴科学基础上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对旧科学范例的批判和科学自身的危机,它强调“意志、选择、意识、观念、行为者决策、主动性和参照系的重要性”^②,它更富于暴力革命的幻想。古尔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经历了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到了19世纪末,科学和技术日益同工业实力阶层和国家政权相结合变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同对科学、技术的批判相结合了。不仅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进一步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变成了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工具理性批判和技术理性批判。

“批判”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模式以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

① 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0~542页。

② [美]阿尔温·古尔德纳:《两种马克思主义》,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3辑。

人本主义为尺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把“马克思的理论或自己的理论建成一种独立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力量,建成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的革命意识或批判意识”^①。主张“实证”的科学主义模式的人将马克思的理论理解为实证的、经验的,类似于自然科学的遵循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一般客观必然规律。这两种模式造成了日后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双峰对峙,造成关于马克思是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还是“理论反人道主义”(科学的)的对立。正是基于这种对马克思理解的分裂状况,本文提出了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的解释学”的方法,试图超越这种分裂,给出关于马克思的“整体性”的理解,在科学的解释模式和批判的解释模式之间进行创造性的对话,以拓展各自的理论地平,丰富马克思在当下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阐释

由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写作并未完成和他的一系列手稿、笔记在生前并未发表,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理解。在马克思逝世后,他的手稿和大量笔记得以重见天日,人们发现了不同的“马克思”。这种发现除了理论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实践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以前,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社会主义模式取得了空前成功,产生了极大的国际影响,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极大的鼓舞。但不幸的是,以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纷纷失败,这种背景给予了西方国家的共

^① 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7页。

产党的某些领导人和理论家对列宁主义模式反思的机会,提出了不同于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第三国际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第三条道路”。这使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摆脱了列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单一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仅如此,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面临的建设上的困难、党的极权化倾向和对民主的压制,尤其是斯大林后期的“官僚制作风”更是引发了西方某些理论家对苏联模式的不满,提出了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新的解释,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20世纪风云变幻,马克思主义也不断变换自己的形态。恩格斯从两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第一,马克思最终被描绘成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所体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体系,这条道上最初几步是由恩格斯迈出的;第二,面对以革命党著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民主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恩格斯不得不做出了妥协、予以承认”^①。这种妥协成了日后马克思主义争论的根源。从恩格斯逝世开始,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就发生了分裂,考茨基作为“无产阶级的教皇”维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作为修正主义的代表坚持改良主义。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坚持政治渐进主义,拒绝用任何革命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考茨基则强调组织、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坚持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争论造成了日后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在后者那里越来越难以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痕迹。这造成了第二国际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三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裂。

在俄国,普列汉诺夫发展了一种正统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

^①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